



Mateo Arquitectura在2004年贏得加泰羅尼亞電影院競賽頭獎，落成後與周圍建築破舊的牆壁形成呼應。

設計營商周 2015 巴塞隆拿

連 結 的 城 市

除了足球，巴塞隆拿因獨立問題又再次引起世界熱話。

曾受佛朗哥（Francisco Franco）獨裁統治近四十年，這種抑壓造就解放後人民對民主自由的強烈訴求。城市規劃如何運用公共空間來作出回應，便成為當地一個混合政治和民生的重大議題，正因如此，也令到巴塞隆拿在國際建築設計界中保持著特殊位置。走到巴塞的戶外，你會發現眼前種種都不是與生俱來，全有賴建築師、設計師和城市規劃者一起透過設計維繫發展至今。

每年一度的設計營商周（BODW）轉眼間已是第十二屆，今回首次突破過往只以國家為單位之規限，請來巴塞隆拿出任夥伴城市。我們時常會說到，巴塞和香港之間有很多東西可以相互借鑑：舊區空間感、新區建築設計爭辯、本土文化保育及全球化挑戰等。然而巴塞隆拿市府副市長Antoni Vives曾經表示，當地任何發展離不開的主旨，也是關於「人」，關於「生活」。

撰文·Vincent Lau、陳詠恩 攝影·李浩賢、鄭樂天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

小城自信之道

巴塞隆拿是西班牙的加泰羅尼亞省（Catalonia）首府，加泰羅尼亞省是西班牙的工業集中地，雖然人口只佔全國十分之一，比香港人口更少，卻繳交了兩成稅收，是全國最富庶的地方。

而巴塞隆拿更佔盡地理優勢，東邊毗鄰地中海，北邊則與法國接壤，屬於海港城市。憑藉郵輪及旅遊業，小城經濟早已起飛，外來人口眾多，聚集不少富豪經商居住，今日成為歐洲旅遊熱點，於是當地人覺得，繼續附屬於西班牙，似乎十分吃虧。

不過更重要的是文化背景差異，自羅馬時代起，加泰羅尼亞地區已有自己的語言，在拉丁語系中，加語幾乎是最古老，他們也擁有自己的菜系，所以跟當地人說起身份認同，他們都自豪自己是加泰羅尼亞人，多於作為西班牙人，情況有點像現在香港跟中國的關係。

也難怪他們如此自豪，省內不但有佔全國比例最高的米芝蓮餐廳，還有經過百年

仍在興建的聖家堂，由現代主義建築師安東尼·高迪設計，那種對傳統的堅持與執着，也是構成城市美學的重要元素。

除了建築，巴塞隆拿也非常重視創新設計，自2006年起，每年一度舉行設計周，而每年春天，當地也會舉行Mobile World Congress，雲集世界各地最新的電子用品，是資訊科技界盛事。

舊區新事 可持續發展

儘管城市歷史悠久，難得政府對於舊城區的規劃，卻不是一味清拆，當香港的舊建築物一座座被消失，所謂的活化，就是重建新商場豪宅了事，巴塞隆拿的情況卻截然不同，直教我們羨慕。

當地最古老的街市Mercat de Santa Caterina，已有百多年歷史，當局就請來著名建築師Benedetta Tagliabue，為街市注入藝術元素，同時將停車卸貨點改為地底，減



少對附近老人區的噪音影響，逛得舒適，不失原來用途。

其實當地市政府對城市規劃早有遠見，其城市棲息地及環境委員會，兩年前發表了「巴塞隆拿綠基建及生物多樣化計劃2020」，訂立兼顧自然保育的城市發展模式，增加公共空間綠化帶，推廣城市耕作，讓居民共同享用空間的使用權。

向巴塞隆拿借鏡

關於今年設計營商周（BODW）的背後理念，本刊特地訪問夥伴拓展，市場推廣及傳訊總監李家瑜女士（Elina Lee）及香港設計中心行政總裁利德裕博士（Dr. Edmund Lee Tak-yue）。

M：明周

E：Elina Lee

T：Edmond Lee Tak-Yue

M：為何今次選擇巴塞隆拿作為主題城市？

T：今年的主題是設計城市規劃和未來發展，主要都要視乎合作夥伴的質素及前瞻性，比如Gaudí所設計的教堂和背後對當地文化的影响。我們希望藉此給予設計師一些創意靈感，這些靈感有如潮流脈搏，讓他們更具國際視野。隨着內地市場開放，外資流入，本地設計師擁有更多機會走出香港，故更加需要知道世界市場的需求和環境等，絕不能坐井觀天。

M：巴塞設計與西班牙其他城市有何分別？

E：巴塞隆拿這個城市的發展能力十分高，主要因為他們擁有優良海港，這點與香港非常相似，與他們合作更有共鳴。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們看待海港的方向與他們又未必相同。巴塞於上世紀開始已經有很完整的城市規劃，儘管出現政權交替狀況，但新政府也會承接上一代政府的工作，直到現在成為了一個智能城市。

T：比如他們的道路建設於上世紀開始，已經把電車等交通工具所需的空間放進規劃中，道路的轉角位也不會做成三尖八角，特意預留空間給電車發展，流動性很高。道路貫通

E : Elina Lee (左)
T : Dr Edmund Lee Tak-yue (右)



了整個城市，這些設計思維很有趣，而且極具前瞻性。

社區連線

M：近年十分強調社區連線一詞，設計可以怎樣切實地影響社區生活呢？

T：重點在於市民和當地政府，尤其是新上任市長，他深切了解到設計不應再停留於外表美觀與否，公眾地方的實用平衡性才是最重要一環。當地高樓大廈並不是每一幢也是盲目地向上發展，每步經過深思熟慮後，有策略地置放於某一個地方去發揮它的作用，徹底地體現出巴塞在城市社區規劃上的遠見和組織性。當地有名的District 22，整個地區都能夠帶動着創意工業，加上軟硬件配套去支持其發展。除此以外，還有公共房屋服務，也與城市設計起了很大關連。

M：期望參與者透過今年BODW得到什麼啟發？

E：今回巴塞隆拿提供了這麼一個核心主題，讓其他國家可以環繞它作不同層次的交流。比如英國最近給予年輕設計師頒授了一項國際性的設計大獎，這些年輕人都代表著未來的設計理念和趨勢，大家應善用他們的能力和思維去活化舊社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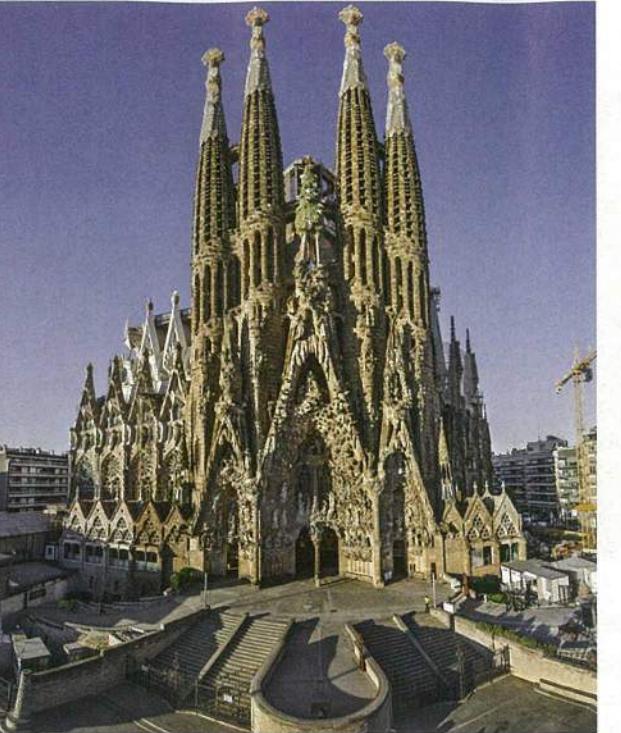
T：當下和未來都是一個共創元年，政府政策上支持固然重要，但設計師的角色也相對更見舉足輕重。互聯網新經濟成就不少創意產業，我們要想想，如何從有限資源去好好運用社區空間，透過設計造福當地市民，以最低成本去做到最大影響。



永恆的精神
追溯到最初，聖家堂是一座屬於窮人的贖罪教堂，故建築資金堅持來自大眾募捐。發起人Josep Maria Bocabella畢生宣揚耶穌養父聖若瑟，於1866年創立聖約瑟虔誠信徒宗教組織，以對抗工業革命以來的新思想、新主張，宣傳天主教神聖家族聖約瑟、聖母瑪利亞和耶穌基督的精神。1872年到羅馬拜會教皇，回程時參觀了Loreto鎮的教堂，激發了他在巴塞隆拿修建一座專門供奉「聖家」的教堂的決心。早在1877年，法蘭西斯Francisco de Paula del Villar就自薦出任聖家堂的建築師，但動工不到一年便因技術顧問意見不合而辭職，並由當時身為顧問助手、年僅三十一歲的Antoni Gaudí（1852-1926）承接這項工程。Gaudí毅然由原先的新歌德手法，改為採用工程浩大的現代主義風格，簡直把整個教堂重新設計過來，自此聖家堂的建築工程就一直陪伴他終老。

雖然佔地不大，但教堂的整體結構卻萬分複雜，在東西南方共建有三道立面，取名為誕生立面（Nativity Façade）、受難立面（Passion Façade）及榮耀立面（Glory Façade），內裏分別屹立了四座鐘樓，寓意耶穌十二門徒。走到中間還有六座高塔，四座代表福音作者（馬太、馬可、路加和約翰），一座代表聖母瑪利亞，而最後的則屬於耶穌基督，最高達到170米，與國際著名地標比較，已遠遠超過98米的倫敦大笨鐘，也打破烏爾姆主教堂161.53米的紀錄，成為世界上最高之教堂。

可惜，在他死後西班牙爆發內戰，聖家堂遭無政府主義者洗劫，當中的珍貴資料和模型也損毀嚴重。內戰結束後，建築師們和巴塞大學建築系學生花了數年時間研究舊照，以推測被燒毀的圖紙內容，同時也設法將破碎的石膏模型重新拼湊，工程才得以重啟。



永遠現在進行式：聖家堂

專訪建築總監 Jordi Faulí

「興建聖家堂最大的挑戰，是要忠實呈現Gaudí的設計原意。」

到巴塞隆拿旅遊決不容錯過之景點，當屬由已故建築巨匠Antoni Gaudí奉獻畢生精力所建的聖家堂莫屬。遠從1882年便已開始興建，跌跌碰碰橫跨兩個世紀，經歷數代建築潮流，是當今世上唯一仍未完工，就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「世界文化遺產名錄」的作品，每年有高達三百萬觀光客到訪，遠超過巴塞隆拿的總人口數目。「Gaudí說過敬拜天主並不只限於祈禱或頌讀聖經，還能夠透過美，建築的美、音樂的美，而美是所有，無論是不是基督徒都能感受到的。」輾轉發展至今，這項偉大工程已經來到第九任建築總監Jordi Faulí的手上。

等到2026

在成為總監前的二十多年來，Jordi Faulí已一直開始參與研究和分析聖家堂的結構，並引入電腦模擬技術及3D影像，來繪製教堂的整體構圖。而他的博士論文，更是以聖家堂拱頂天花板和支撑柱的結構組合作主

題。整個生活就是圍繞這座建築物，每天早上七時半也會與其他建築師以及工人集合開始工作。「聖家堂的設計呈不規則拋物線形狀，以當年建築技術來說實在是困難重重，當年完成第一座塔時，更是連起重機也還沒出現呢，但電腦繪圖及現代機械工具令興建速度加快了很多。」對於獲委以重任，Jordi認為是出於自己對Gaudí建築與聖家堂的知識所致。雖然聖家堂並非主教座堂，但教宗本篤十六世在2010年11月7日造訪期間，便將此冊封為宗座聖殿。

在建築力學上來說，聖家堂擁有歷代教堂史上最特別的結構。堂中的懸鏈拱和纜索帶動拱，以及樹枝狀結構的柱子，可提供足夠的支撐力，所以它不像仿羅馬式或歌德式教堂般需要扶壁或飛扶壁，卻仍能建造出高聳的座塔和巨窗，以達到空間遼闊和光線明亮之境界。「聖家堂的工程全靠私人捐款支持，近年西班牙經濟疲弱，資金成了施工速度的一大限制。」但Jordi表示他們非常幸運，教堂成為著名景點，大量參觀者帶來捐款，現在已有足夠資金以應付今年及明年的開支，並將2026年定為完工日期。

第九任建築總監 Jordi Faulí



MUJI COMPACT LIFE IN HONGKONG

「這樣就好的良感生活」

重新審視人與物件的關係，從個人的生活方式、需要和價值觀出發，整理所需，整頓生活，作出「Compact Life」（良感生活）的提案。

MUJI Compact Life in Hong Kong 展示會

日期 | 2015年11月27日(星期五)至12月6日(星期日)

時間 | 11:00 - 20:00 (星期一至四)

11:00 - 21:00 (星期五至日)

場地 | 中環鴨巴甸街35號 元創方 2樓 The Qube

網站 | <http://www.muji.com/hk>



展示會期間更邀得多位中日設計師出席演講會，詳情請瀏覽無印良品網站。

如有任何查詢，歡迎致電顧客服務熱線2694 9309或電郵至compactlife@muji.com.hk



來自巴塞的明星

新舊共融的建築 Benedetta Tagliabue @EMBT

Benedetta Tagliabue生於米蘭，畢業於威尼斯大學，與丈夫，即西班牙建築設計天才Enric Miralles於1994年在巴塞隆拿共同創立EMBT建築師事務所。Miralles不幸英年早逝後，Benedetta繼而出任事務所總裁一職，並帶領EMBT逐步踏入國際舞台。儘管Miralles不可能再參與EMBT的任何項目，但背後的諸多思考卻一脈相承。

團隊設計宗旨在於強調建築環境及公共空間的關係，要說到當中最具啟發性之作，定必是位於當地的聖卡特納市場（Santa Caterina Market）活化項目，它是巴塞隆拿第一座設有屋頂的傳統市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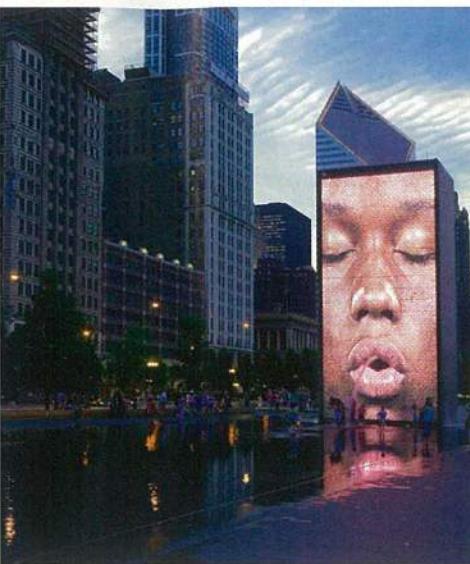
基於經歷多個時代變遷，舊有公共空間變得不合時宜，市政府於1997年決意徹底改善，舉辦了聖卡特納市場的城市規劃比賽，結果由EMBT勝出。

2010年上海世博的西班牙館獲得建築界高度評價，是EMBT的另一佳作。

「它像一塊地氈漂浮在市中心，帶動了整個區域的活力。」

他們旨在營造新舊共融的建築空間，外牆傳承十九世紀建築風格，屋頂遮篷凌空伸展，將美麗的舊市場建築立面構造，完整地呈現於廣場中心區域，達到新舊建築共構共存，相互融合，直為這具先進功能的嶄新市場，創造出最佳的商業及公共空間比例。「讓建築消融於景觀，向過去尋找答案。」

及後2010年在上海世博獲得建築界高度評價的西班牙館，亦是EMBT的另一佳作。外形猶如巨型藤籃，由萬千藤枝組合而成。在Benedetta看來，手工藝從來都是建築的一部分，藤藝也是兩國合有的傳統。堅持採用環保物料，展館內部主要以竹子和半透明紙作為骨幹，頂部置上太陽能裝置，從而達到節能效果。



(左) 在加拿大的“Wonderland”以不鏽鋼建構出有如人體頭顱的電腦掃描立體圖像，跟周圍環境形成虛實交錯的光影變幻。

(右) 坐落於芝加哥千禧公園的「皇冠噴泉」，記錄了一千個當地普通市民之表情。

背負情感的公共雕塑 Jaume Plensa

人人都是英雄，Jaume Plensa這樣告訴了我們。

大型公共藝術或可看成大眾溝通的先鋒，尤其是人像雕塑，無論是具宣傳功能的半身胸像，又或是豎立於公共空間的塑像，都有着強烈「供人辨識」和「記憶留存」之意涵。

「人體結構是我們的夢想宮殿。」然而來自巴塞隆拿享譽國際的藝術家Jaume Plensa，則不僅顛覆了大眾對公共塑像的認識，也帶領社會上一眾寂寂無名，重新面對及肯定生而為人之價值。

善於運用石材、玻璃纖維、不鏽鋼等媒材，結合地景、燈光、音樂和雕塑，創作出質量與數量驚人之作。曾於歐洲及美國多家學院任教，並於巴塞隆拿National Award for Plastic Arts及倫敦的Mash Award「公共雕塑作品」中獲得大獎。“Wonderland”以不鏽鋼建構出有如人體頭顱的電腦掃描立體圖像，融合他最擅長的人像造型及運用地景光影，讓這件在加拿大The Bow摩天大樓廣場前展示的大型雕塑，可以隨日夜不同光照，跟周圍環境形成虛實交錯的光影變幻。Plensa的人物從不單是一個個體那麼簡單，它們作為情感的替身、圖標和符號，如同一面鏡子反映著觀者的個人思想與情感。

善於運用石材及玻璃纖維，Jaume Plensa無疑是當代大型公共雕塑圈的一顆巨星。



產品設計競技場

巴塞隆拿人出名熱情，其產品設計也處處突顯其不甘平凡，無論外形或是用色皆先聲奪人，語不驚人誓不休，還有一點點幽默。

離經不叛道 Lagranja Design

當巴塞隆拿被推介為國際投資重地，其設計師也不只在國內揚名，同時遠征亞洲。當中由兩位年輕設計師Gabriele Schiavon與Gerard Sanmartí於2002年創立的Lagranja Design，近十年在歐洲炙手可熱，四年前就在香港設立支部，設計遍佈土耳其、新加坡、香港等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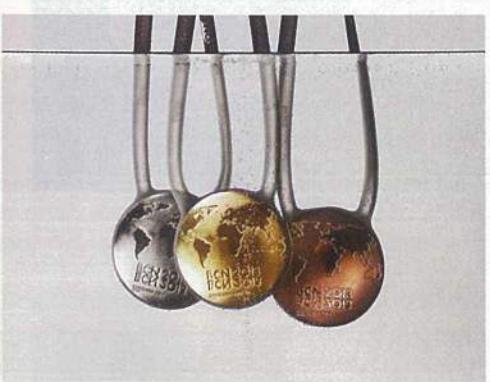
工作室的名字“Lagranja”，在西班牙語是農場的意思。看兩位創辦人和工作室夥伴的合照，不見真身，只見各自套上不同動物頭套，鬼鬼馬馬，原來因為最初的工作室設立在一條名為“Lagranja”的街道上，這詞語也有「創造地」的意思，於是他們就索性用來作工作室的名字，在裏頭想出各種有趣點子。

Gerard來自巴塞隆拿，Gabriele則來自意大利，儘管以往都是以室內設計及產品聞名，他們曾經將古建築改建為Chic & Basic Ramblas精品酒店，充滿上世紀六十年代的



(左) Lagranja Design於2005年為品牌Foscarini設計的UTO多用途燈具，猶如優雅的蛇，以塑料製作，軟身的燈管能到處延伸，或懸吊，或放在地板，甚至放在戶外使用。

(右) 2013年巴塞隆拿世界游泳錦標賽獎牌設計特別，獎牌掛帶以矽膠製作，獎牌可以拆下，靈感來自泳鏡。



懷舊味道；也有不少知名產品，強調個性，拒絕一式一樣。

產品取向也是他們的設計哲理，跟設計師Gabriele隔住熒光幕，來了一次面對面訪問，他直言，「我們從來對品牌定位不設限，最重要是做到對所屬城市有貢獻的事！」



品牌創辦人Gerard Sanmartí（左）及Gabriele Schiavon，因為一場設計比賽而認識，發覺志同道合，一起在巴塞隆拿打響名堂。



Julian兒童椅色彩鮮明，簡單線條，卻把動物的神情繪畫得活靈活現。

童心未泯 Javier Mariscal

設計師Javier Mariscal在巴塞隆拿地位舉足輕重，本身是一位藝術家兼插畫師，畫風輕鬆。Hello Kitty迷對他可能有點印象，因為日本Sanrio公司於三年前，為紀念日本與西班牙雙邊交流四百年，曾邀請他繪畫一系列“Hello Kitty Mariscal”插畫，看來Kitty似還長了嘴巴，畫風有點叛逆味道，不甘從俗。

他所設計的奧運吉祥物Cobi為人熟悉，Cobi是加泰羅尼亞牧羊犬，那充滿童趣的造型深入民心。其產品設計除了出色卡通化風格外，他為歐洲家具品牌Magis設計的一系列兒童家具，也大受歡迎。例如Julian造型椅，讓小孩騎上卡通狗椅背上，又猶如怪獸似的遊戲屋，還有活像哥爾夫球的El Baul收納箱，都叫人莞爾，令大人看見也想玩。

天真無邪背後，Javier是想透過諷諷嘲弄手法，讓人不經意地樂於接受，同時拋開現實的煩惱。其實最初在佛朗哥獨裁統治的年代（1939-1975年），他在雜誌繪畫漫畫，諷刺時弊，推動社會改革，可惜不久就被查禁。故此，諷諷是Javier Mariscal的創作信念，透過幽默、嘲弄的風格，讓人不設防地微笑接受之際，擺脫惱人的現實包袱。

設計師Javier Mariscal也是一位插畫師，擅長幽默畫風，設計出不少兒童產品。



巴塞設計其實並不離身，有件東西便自小陪伴我們長大，現在仍然有不少孩子把它捧在手上，珍而重之，說的是七彩繽紛的珍寶珠“Chupa Chups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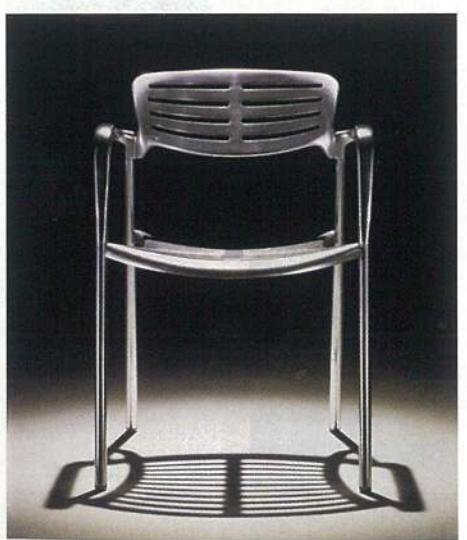
品牌名字是西班牙文，原意是“to lick or to suck”，原來它是來自巴塞隆拿，品牌最初由當地人Enric Bernat於上世紀五十年代創立。由於有次他看見小孩子吃糖，吃得滿手黏稠，還被母親責罵，便決定設計一款為孩子而設的糖果，他想到不如在糖果上加上木棒，方便小孩捧着吃；連銷售方法也體貼，傳統糖果放在收銀櫃檯後，珍寶珠則放在收銀機前，讓小朋友觸手可及。小突破造就方便，難怪糖果大受歡迎，還在世界各地銷售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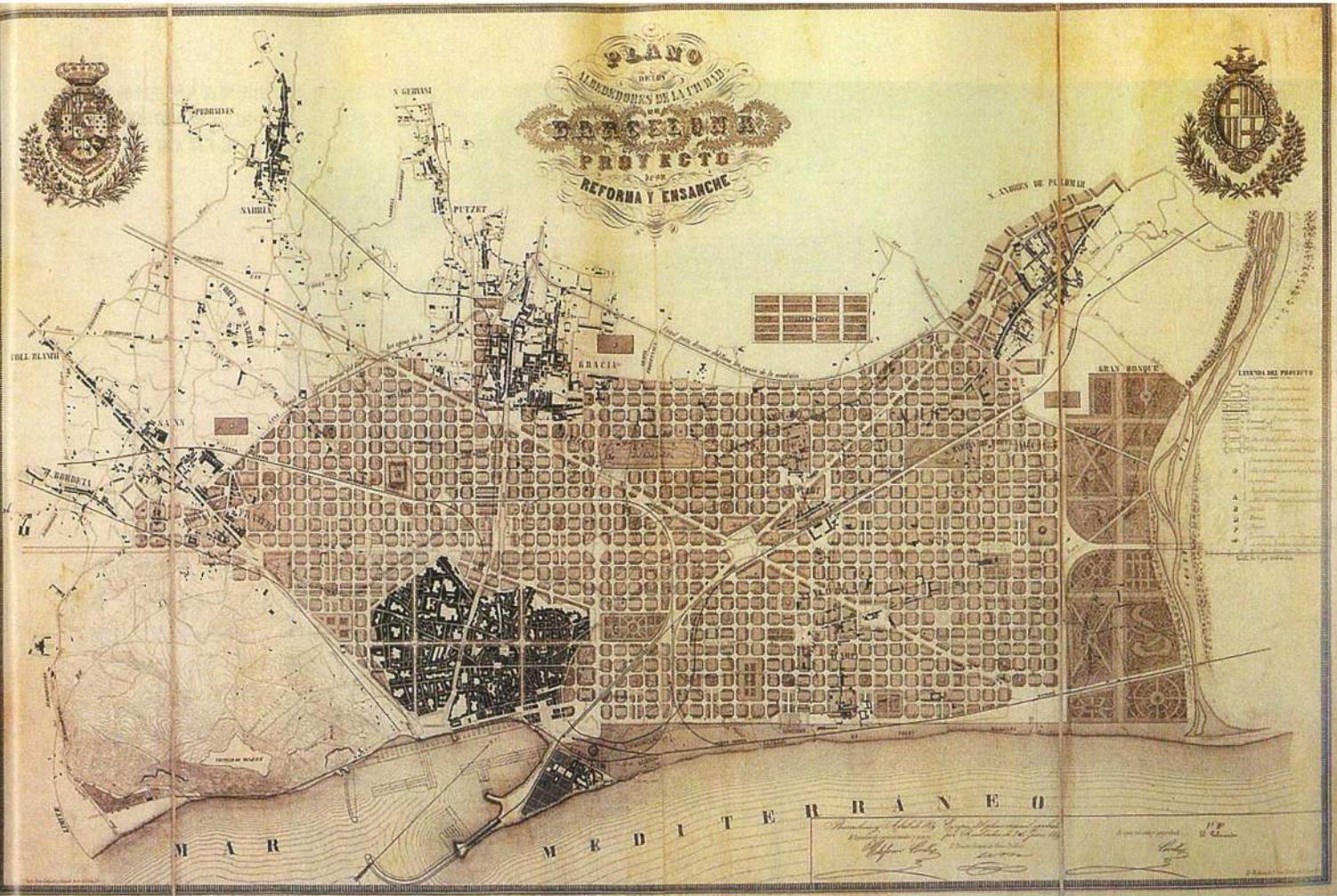
不過沒太多人知道，包裝紙上那黃底紅字的菊花形商標，正是西班牙畫家達利設計，貫徹其多姿多彩的畫風。



不朽設計 Jorge Pensi

熱情鮮艷的設計以外，也有些巴塞設計師擁有另一種冷酷風格。1946年出生的建築師兼設計師Jorge Pensi，來自阿根廷，後來入籍西班牙，長居巴塞隆拿。其Toledo aluminum chair是經典之作，他認為簡約設計才是永恆，不少其創作的家具都強調結構美學。





(左) 巴塞隆拿一直沒有忘記Cerdà的精神，發展至今仍沿用這經典八角形擴建規劃。

(右) 當年由Ildefons Cerdà所提出的擴展區圖則

雙城對照

Between Hong Kong and Barcelona

AaaM成員蕭健偉，為香港註冊建築師、香港建築師學會會員及註冊綠建專才。



要切身感受巴塞隆拿與香港之間的相同和差異，莫過於是找來本地建築師現身分享。AaaM (Architecture as a Medium) 是一個由三名年輕建築師組成的研究組織，曾於倫敦、荷蘭、巴黎、維也納及上海等地修學和工作。他們認為建築是一個媒介，建築概念既是一種空間設計，亦可應用於非空間的議題上。「城市發展與本身地理環境有相當密切的關係，我們最相似的地方是沿海位置，但過去百年來香港利用這優勢的方法，則與巴塞隆拿有很大分別。」



AaaM另一骨幹成員彭展華，現為香港註冊建築師。

市政府最終於1854年下令拆除城牆，並委託Ildefons Cerdà重新規劃。以最適合人民日常使用為大前提，焦點在舊城牆外的開闊地帶間，發展新擴建區。共五百二十個呈棋盤式的街道中，有五公尺寬的人行道及二十公尺寬的馬路連通市區和四周城鎮，街道與街道建構出的區塊是建築物，而區塊中間的是公園綠地。」從此這八角形網格狀的城市肌理，就成為巴塞當下城市之骨幹。

新藝術影響

「及後1885年至1950年歐洲所興起的新藝術運動（Art Nouveau），令到巴塞建築物的線條及內在元素均與大自然拉上了很大關係。Gaudí當然是他們的佼佼者，除此之外Lluís Domènech i Montaner及Josep Puig i

Cadafalch也搭建了數百間樓房，全也是受這年代的藝術思潮影響下誕生出來。基於地域及政治問題，首都馬德里便是另一套完全不同之傳統脈絡。」不同時代及思想模式會直接影響到整個城市的生活狀態，從Gaudí以至較近代的Enric Miralles，大家也會感受到他們的藝術性和奔放感，內心情緒均反映在作品外觀及空間上。

香港的困局

然而1992年奧運也是巴塞隆拿更新發展的轉捩點，首先是增建了一個奧運公園，之後還加設六個人造沙灘，整條海岸線頓即變成公眾可享用之地。這對整個城市發展起了決定性影響，沙灘附近區域由本來人流稀疏及低產值的工業區，加以商業化變成多元歷

史。最後更把將海岸線分割開的鐵路拆除，輕易將所有事情串連起來。「觀塘海濱長廊可從中得到不少參考，由牛頭角、九龍灣伸延至觀塘，過去數十年使用率非常低，當改建成公園給大眾使用後，周遭生態亦見起了變化，例如新開了些餐廳、咖啡室和畫廊，相信這計劃會有不錯的前景。」

「我們常常提到社區連線由下而上，關鍵是設計師和真正使用者之間有沒有一個足夠的交流。在香港公共建築中確是存在着這些溝通，例如我們曾負責政府公園項目，便會與當地居民、區議員及青年發展協會進行討論，但很多時這只是一個流程，設計任務書能否作翻天覆地的改動呢，香港對此十分保守。」渠道是出現了，行政方面卻配合不來，建築師力量有限，結果仍是未能回應到相關需要。」

BODW 設計營商周2015

日期：11月30日至12月5日

地點：香港會議展覽中心／PMQ元創方

查詢：www.bodw.com